

周国平：

阅读对标准答案说不

1

死抠文句含义，作者考不过学生

记者：您听说今年高考浙江考生遭遇的“一条鱼”阅读题了吗？其实这也间接应和了您写作此书的初衷和思考。考生、网友大叫，这篇文章和相关题目都太难、太坑人，请问您怎么看？

周国平：这是语文测试中所谓“阅读理解”题的常见现象，让学生死抠原文中某个句子的含义，并且设定标准答案。这就像猜谜，如果谜语设计得太差，考生没法猜，就会叫喊太难、太坑人了。应该改变这种测试方式，而且我希望对考生给出的答案有更宽容的判断。

记者：您有数十篇作品入选重要语文考试，那您如何看待“作者自己也无法在对这篇作品的阅读理解测试中得满分”这一现象？

周国平：其实不用说得满分，作者自己能及格就不错了。因为这种方式考的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理解能力，而是按照某种确定的或模糊的模式猜答案的本领。在这个方面，作者不具备任何优势，多半还不如学生，学生毕竟身在这个体制中。

有一回，一个初三女生拿给我一份试卷，是以我的《人

的高贵在于灵魂》为文本的测试，她让我自己做一下，然后按照标准答案打分，我得了69分。她十分得意，因为我比她分低，她还得了71分呢。当然不能说作者一定很理解自己的作品，但是，如果标准答案是作者自己也不容易猜中的，我们就有理由问：所谓标准答案的根据是什么？这种有标准答案的测试方式能否测出真实的理解能力？

记者：从选文和命题的状况看，您觉得哪一类的文章容易成为现在的语文题考查的材料呢？这与您心目中的理想阅读、科学考查的标准是否相吻合？

周国平：语文测试的文章历来以说理文和记叙文为主，我的文章是作为说理文这一类被选上的。我自己不曾分析过常被选上的原因，有中学语文学界的朋友认为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文章条理比较清晰，结构比较完整，容易出题。

我在这本书中已经指出，其实我有些文章并不适合用于测试。不过，关键是要改变现行测试方式，是这种方式远离了理想阅读和科学考查，无论谁的文章被用于这种测试方式，结果都是令人遗憾的。

2

语文绝不只是考知识 重在促进心灵生长

记者：但是，只要作为知识考查，命题总需要有一个切入点、有限的范围，不可能漫无边际地让考生自我抒写。

周国平：我要郑重强调一个观点：语文绝不只是知识。这有两层意思。其一，即使在逻辑上正确地归纳了文本的中心论点和段落大意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知识），也不等于理解了文本，因为好的文本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一点儿知识。其二，知识有标准答案，文本的意义则不可能有标准答案，好的文本的意义一定是开放的，因此真正的理解也一定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。可是，标准答案的存在却逼迫学生只能作被动的理解，把注意力放在揣摩可能的答案上面，阻塞了主动的积极的理解过程。

记者：那语文非要考“阅读理解”应该怎么办，把重点放在哪里呢？

周国平：无论课文阅读，还是文本测试，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调动和增加学生的心灵积累上，以此促进学生的心灵生长。

测试对文本的理解，我主张用两种方式，一是写评论或读后感，二是设计出能够激发独立思考的试题，这样的试题不可能有标准答案。在这两种方式下，评判的标准都是看有无真实感受和独立见解，能否言之成理。事实上，在自然的阅读状态中，学生哪里会去

关注主题思想、段落大意之类的东西，他如果读得兴趣盎然，内心必有一种共鸣或者抗争，而这正是他的理解力得到了充分动员的表现。

记者：这样的考查方式是需要与平时的语文教学充分联动的。

周国平：我认为，语文课有两项使命。一是母语的训练，让学生学会正确地读、想、写。二是人文素质的培养，亦即上文所说的心灵的生长。在实际的教学中，二者是不可分的。教材是基础，应该既是优秀的母语范文，又有纯正的人文内涵。无论母语的训练，还是人文素质的培养，都是通过阅读好作品受熏陶的过程。理解不是孤立的能力，它是在熏陶中不知不觉形成的，语文测试所测试的实际上就是熏陶的效果。

记者：您比较欣赏什么样的语文老师？

周国平：我们那个时代的语文老师，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真爱文学的人，他们陶醉在这些古文、诗歌里面。我还记得读中学的时候，课间休息经过语文教研室，看见老师摇头晃脑读诗歌，很享受，真喜欢。我觉得语文老师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必须自己是酷爱文学、自己爱阅读爱写作，才能教学生怎么样阅读和写作，这是一个前提，所以语文老师挺难当的。



《对标准答案说不：试卷中的周国平》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17年高考刚刚落幕，除了各地的作文题备受关注之外，今年语文科的“阅读理解”题，也因浙江考生遭遇到的“一条草鱼”而意外走红——连原作者自己都做不出来的理解题，是对中学生母语阅读能力的科学考查吗？

高考结束不到两个月，著名作家周国平已经在他的新书中这样发问了。一本《对标准答案说不：试卷中的周国平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版），收录了55份各级语文试卷中有关周国平作品的现代文阅读题，既附有参考答案，也有作家本人针对这些答案的再分析。

有意思的是，周国平对这些根据自己作品所出的试题，常常感慨“我自己决不会想这个问题”、“给不出答案”……比如：“问某个句子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，我看了答案才知道，竟有道理论证、举例论证、对比论证、正反论证、比喻论证、引用论证等这么繁多的名目，而我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哪里想得到。”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周国平说：“测试对文本的理解，我主张用两种方式，一是写评论或读后感，二是设计出能够激发独立思考的试题，这样的试题就不可能有标准答案。”

因此，他期待本书能在语文教学界引起讨论，也欢迎有切身体会的中学生发表意见。毕竟，谁不是被语文考大的呢？



周国平，1945年生于上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。著有学术专著《尼采：在世纪的转折点上》《尼采与形而上学》，散文集《守望的距离》《各自的朝圣路》《觉醒的力量》，纪实作品《妞妞：一个父亲的札记》《岁月与性情——我的心灵自传》，以及《人生哲思录》等。

3

只看手机转帖不算阅读者

记者：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，高考备战还是需要答题范式的，这和平时个性阅读之间的矛盾怎么处理呢？

周国平：考试模式就是这样的，虽然现在也在调整中，但是基本的没有变。学生必须对付考试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，平时自然的阅读固然重要，但是考试一定要对付一下，其实对付也不难，基本上就一个模式，你掌握它的规律以后也是好对付的。但是一定要清楚，这不是学语文主要的收获，主要的收获是自己自然的阅读。

记者：说到自然的阅读，那您怎么看消遣性的阅读？很多学生不爱看课文里面的文章，觉得很乏味无趣，喜欢看网络文学、青春文学，或者其他的大部头小说。

周国平：阅读作为消遣无可非议，也是消遣非常好的方式，关键在于阅读的内容。通过读什么样的东西得到消遣或者精神的愉悦或者放松，这一点体现了你的境界的高低、水准的高低。我不反对消遣，但是我反对用那些低品质的、没有精神含量的东西消遣，关键是内容。

4

真正的阅读和写作应该是非职业的

记者：您认为读书的系统性并不仅仅是作家或学者才需要的？

周国平：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和写作，都是非职业的。并不是说阅读人文书籍就是学者的事情，写作就是作家的事情，不是这样的，它属于每一个珍惜、关注灵魂生活的人。只要你珍惜灵魂生活，就会不由自主读好书，并记下自己的感受和思想。

我的第一部作品《尼采：在世纪的转折点上》是1986年出版的，当时我已经49岁了，比韩寒和郭敬明差远了。但我总是说我从5岁开始写作的，我上小学一年级，会写字了，就开始自发写日记，一开始很幼稚的，我父亲带我去同事朋友家里做客，主人会拿出糕点给我吃，我就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就不好了，我想留住就写了。后来我回顾，通过写日记记住了人生中许多智慧，个人经历中

记者：对于学生来说，应如何筛选有价值的好书？

周国平：人年轻的时候，学生时代首先要读一批公认的好书，自己筛选很难。公认的好书，就是经典著作，你读了这些、有了底子才有鉴别能力，你内心就有一个标杆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没有读过好书，没有标杆乱读的话，可能人就乱了，永远区别不了好书与坏书。

记者：像现在的人用手机比较多，通过微信转帖阅读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方式？

周国平：看看手机上的微信里面传播的东西，也未尝不可，但是不能把你阅读的主要内容放在这里，不能把太多时间花在上面。如果你的阅读全部是这种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阅读生活、没有读书生活了。你基本上是一个手机文化市场消费大众中的一员，不是阅读者。

记者：那还是得通过书本阅读？

周国平：当然也可以通过阅读器，电子文档也可以。这完全是一个形式问题，关键是内容，真正需要的是有系统地读，读一些好书。

的感受和思考是你最宝贵的财富，应该留住。我很早就有这个意识，就坚持写日记，我发现很多人，包括歌德等，他们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日记开始的，要为自己留下一些珍宝，不愿意岁月就这样白白流逝，这种意识促使人开始写作。

记者：写日记并不仅仅是为了练作文。

周国平：我特别主张认真地写日记，仅仅为自己写，不给自己人看。一个人面对自己灵魂的诚实是最重要的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生活有一种境界，而且才能写出好东西来。因为你很重视日记，要把这些素材给自己留住，所以一定会注意准确地表达。一个人写日记的时候，是不会写美文的，不会光写华美的东西给自己看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人不可救药……一定要准确地表达。

（邓琼）